

呼 愁

HUCHOU

● 金岳清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呼 愁

金岳清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愁/金岳清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5. 10

ISBN 978-7-5473-0860-8

I. ①呼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8726 号

呼愁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21 千字

印 张: 10.375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860-8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52069798

根据金迪(Kindi)的说法,“呼愁”不仅是关于丧失或死去亲人,亦是关于其他的精神磨难……

——奥尔罕·帕慕克

电话里的声音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。

电话是岳龙打来的，岳龙在电话里说父亲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主要症状是咳嗽，程度尚可，母亲给他吃过药，稍好一些，但难愈。岳龙虽然只说了两三句话，但我已经有了许多担忧。岳龙放下电话前特意提醒我说，你打电话给老娘吧！让爸明天上午到台州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无其他问题。放下电话，我有些紧张。我心慌，坐立不安。我马上打电话给母亲，母亲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爸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也吃了药，但就是好不了。我说那你怎么不早点说。母亲说，你爸说他没事，他让我不要告诉你们，免得你们操心，他说你们工作都很忙，这感冒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过些日子就会好的。我握着话筒无言。是的，在农民眼里感冒不是病，很多人就是不打针不吃药，完全靠身体的自我调节来去除感冒。更有甚者，有了其他较重的病，也还是一个熬字。放下电话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就是担心父亲明天不会来，他又有可能以种种理由来说服母亲。我马上拨通岳翔手机，岳翔说自己在川南，我让他打电话向公司请假，明天一早无论如何要送父亲来台州医院检查。

父亲来了，由二弟岳翔陪着。

单位里的空气十分紧张，我忙得不可开交。“三个代表”学习，不准请假，自然也脱不开身。父亲的事就让妻子去办，再说，医院里我熟悉的医生妻子都熟悉，有些我不熟悉的她也熟悉，所以让她去我也放心。妻子找了消化内科专家王宏地，王宏地已经是老熟人了，虽然没有多大交情，但医院里的事能与医生熟就好，再说这么一点小事，有点熟就可以了。王宏地给父亲开了几张化验单，到中午时，已有三四张报告单出来，均属正常。下午是B超检查，我照样上班，父亲还是由妻子和岳翔陪着。4点左右妻子打电话过来，说B超出来了，好像有点小问题。我问她什么小问题。妻子告诉我医生说父亲肝上有一粒小东西。我浑身一震，脑袋有些发麻。过了一两分钟，我站起来，很快把桌上的文件和资料整理了一下，放在边上。单位离台州医院很近，就那么三五百米路程，况且我还是骑摩托车过去的。妻子已在医院门口等候，父亲由岳翔陪着。我没有去看父亲，而是直接去找王宏地。王宏地在门诊，房间里有很多人，我把B超检查结果递到王宏地面前。王宏地看我

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，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说，你看看。王宏地接过B超检查报告，扫了一眼，说没问题。我说，那肝上的一粒小东西是什么？他一脸轻松，笑笑说，那一粒小东西是与生俱来的，也不会变什么。我如释重负，很快从门诊大楼出来。妻子一直跟着我，这时候她的脚步也轻松许多了。刚出大楼，我就给岳龙打电话，说父亲没事，该查的都查了，没有发现什么。岳龙问我有没有做过胸透。我说没有，没有发现胸透的报告。岳龙说要做胸透。岳龙在电话里的口气有些担忧。我和妻子又折回，找到王宏地。王宏地翻开病历，在一叠化验报告里抽出一张胸透表格，原来王宏地早已开了胸透检验单，妻子和岳翔都没有发现。

我看见父亲时，父亲站在门诊大厅里。父亲穿一件青灰色中山装，半新不旧的，左胸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，青灰色中山装里面是白色的衬衣。父亲脸色黝黑，黑里还透出一些阴暗，人也消瘦。父亲一向精神很好，这次也不错，但我看见父亲进门时分明有些胆怯、紧张。透视室医生是个小青年，穿白衬衣，人很瘦，干瘪得跟瘦猴一样。他让父亲先取出口袋里的硬币和插在胸前的钢笔。父亲把取出来的东西交给我。那个瘦猴一样的医生让父亲站在机器前，立正，手指并拢放在裤缝上。我站在离父亲三步远的地方看着父亲，父亲的脸紧绷着，胸口贴着仪器纹丝不动。看来父亲很紧张，我也当然知道父亲紧张的原因。过了一会，医生说行了。我好像有预感，让父亲先出去，独自一人留在透视室。我看见那位瘦猴一样的医生用笔杆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某一点，对旁边的女实习生说什么，我便有些紧张起来。我走过去，站在窗前，这时候父亲胸

部透视的结果已经出来，瘦猴一样的医生先在父亲胸透片右肺的中上部画了一个小圆圈，然后把小圆圈涂黑，再在黑点周边画上四散的短线。我脑袋好像突然间被人敲了一下，头昏沉沉的。我站在窗口看见那个瘦猴若无其事地翻开父亲的病历，跟那个女实习生边说边笑，一边很轻松地在我父亲的病历上写下 Ca。我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脚轻了起来，脚下踩的并不是平实的土地，而是一团柔软的棉花。

走到门口，我对父亲和岳翔说，你们先在这里等着，我拿去给医生看看。出了门，转过墙角，我就跑步去门诊找王宏地。王宏地看过片说有问题。我说，怎么办。王宏地说拍张片看看，到什么程度了。王宏地边说边开了一张拍片单。他把拍片单递给我时，看了一下表说，时间不早，快下班了。从他房间里出来，我就给朱坚胜副院长打电话，朱坚胜不在医院，在外面出差，但他在电话中说，你先去拍片室，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我让妻子去叫父亲和岳翔，自己拿着王宏地开的拍片单直接跑到拍片室。快下班了，拍片室里没有病人，两个医生大概接到了朱坚胜副院长的电话，态度很好，一个年轻医生接过拍片单问我，人呢？我说人马上就到。说话时，我看见父亲已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，由妻子和岳翔陪着。父亲状态还好，就是脸色不行，走路轻松，但内心似乎有些恐惧。我想稳定他的情绪，走上前去说，爸，没什么事，你既然来了，全身都查查吧！拍好片，我让岳翔把父亲带出去到庭院什么地方先坐一会，我和妻子站在走廊里等结果。有了朱坚胜的电话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片很快就出来，结论是 Ca，右肺中块状明显，医生用尺量了一下说：比鸡蛋还大些。我呆了，我不知道医

生在说些什么，我看见妻子一副很落寞的样子。我听见医生对我说，做个CT吧！这样更清晰些。听医生这么说，我和妻子很快离开拍片室，去开了CT单，可刚开出CT单就已下班。

晚上，我和父亲睡在一起，我估计这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同床而眠。躺在床上，我思绪万千。小时候，家里只有一间房子，弟妹多，祖母也还健在，所以很拥挤。我、父亲还有二弟岳翔三个人挤在一起，虽然挤一点，但很踏实，很安全，要是冬天，还很温暖。那是因为有了父亲。因为有了父亲，心里就很踏实，所以每天晚上我都睡得特别香，往往把口水都流在枕头上。后来读书了，工作了，再后来结婚了，连回家的时间也少了。想不到我在城里刚有了房子，家里的日子也刚有了起色，父亲竟又将离开我们。想到这里，我潸然泪下。

这一晚，我一直没有睡。我想完了父亲想母亲，我想，父亲得的是绝症，尽管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挽留他的生命，但凭目前的医学科技水平，我们的行为终将徒劳，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离我们而去，这肯定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母亲怎么办？谁又能在家里照顾母亲？让母亲一个人生活？这样一个大家庭转眼间就分崩离析？

窗外的月光很好，初夏的天气不冷也不热，我不知道父亲睡得踏实否？我知道父亲即使睡不着，他也不会流露出来。因为父亲很内向，也很敏感，有什么心事他都放在心里。跟我睡在一起，也会怕影响我休息。在暗淡的月光下，我睁开眼睛看着父亲，父亲很瘦，也很黝黑，我也瘦小，我们俩躺在床上，床上还留有很多空隙。我突然感到人生苦短，天地不公，如果这就是一生，那人的一生实在太无意义了。父亲虚岁也只有

六十二，样子更年轻，如果父亲的生命将在六十二虚岁终结，那我还奋斗什么？我的奋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父亲能直起身来，并从容地喘一口气，是让父亲能舒心地微笑，如果父亲刚刚抬起他沉重的头颅，就行将消失在这一片土地上，那我的目标和指向还有它的终极意义吗？再说我也三十九岁了，按这样推算，我也有可能再活个二十余年。这二十余年对一个沉迷于文学艺术的人来说，是否太吝啬了一点……

早晨,父亲和我都起得比较早,因为父亲今天要做 CT 检查,所以必须早起。父亲精神尚可,但脸色不大好,还有些咳嗽。

昨晚,台州医院的吴素芳帮我联系了赵年家。赵年家是台州医院 CT 专家,曾在上海华山医院进修过,经验丰富。吴素芳的女儿和赵年家的儿子都是我的书法学生。赵年家我并不认识,吴素芳经常送女儿过来,所以有些熟悉。昨天下午在医院的走廊上遇见吴素芳时,她问我给谁看病,我说给我父亲,我把父亲的病情简要向她说了一下,问她能否联系到 CT 医生。她说她帮我联系,她说赵年家医生是 CT 专家,他儿子也是我的书法学生。她还说明天你早点来,我们 7 点半上班,晚上我先给你联系好,你明天过来直接找赵年家医生。

到医院已 7 点多,岳龙已到。找到赵年家医生,赵年家很热情,说吴素芳医生已经跟他说过了,他让我父亲先做碘化验。做好碘化验,再做 CT 检查。到 9 点左右,三张 CT 片结果都出来了,赵年家叫我和岳龙进去看片。父亲坐在走廊上,进门时我回头看了父亲一眼,父亲好像有些紧张,虽然不怎么

明显,但我看到父亲坐下去的动作有些不自然,比往日多了几分生硬。赵年家把我和岳龙叫进 CT 室,让我们看片,赵年家指着夹在日光灯灯箱上的 CT 片对我说,症状已经很明显了,已侵入纵膈,迟了。岳龙说,开刀呢?赵年家说开刀不但没有效果,反而更差。我看见日光灯的光线在眼前晃动得很厉害,那惨白的光已连成一片,头有些晕,赵年家与岳龙的对话也好象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,我听见赵年家说,很快。我抬起头,看见他消瘦的脸上神情有些严肃。岳龙站在我边上,脸色发青。

从 CT 室出来,我远远就看见父亲。父亲的目光里有些期待。我避过父亲的目光,尽可能显得自然、从容些。我看见岳龙走在我前面,手里拎着白色透明的纸袋,纸袋干瘪,三张胶片隐约显露出来。我突然想到他手里提着的并不是一个透明纸袋,而是父亲的生命。父亲的生命如同纸片一样单薄,也如同纸片一样轻飘。父亲已经像是断了线的风筝,随时都有可能飘荡而去,他与我们、与这个家再也没有承诺和约定。岳龙走过去,在父亲边上站着。岳龙说,爸,没什么,是肺炎,右肺有些糜烂,范围也不大,就一点点。我看见岳龙说话时面不改色,嘴角上还露出一丝微笑。父亲的眉头舒展了一些,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了许多。我突然间有些欣慰,岳龙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使我不觉得天崩地裂时的孤单和无助,但唇亡齿寒的那种冷和痛却不时袭击着我,这种冷和痛让我感到失去的不仅仅是灵魂,而是一切内容,而留下的却是一副空洞的壳。这壳没有任何依靠,轻飘飘地在水中央打转,毫无一点安全感。一旦有风吹草动,风从空壳中穿过,那种空虚、迷茫、无奈和丝

丝的生痛全都呈现出来。

我让妻子先带父亲回去，我和岳龙去找林荷琴医生。林荷琴是朱坚胜副院长的夫人，为人热情，我们与其交往多年。我们家亲戚多，全都在乡下，台州医院在本地独享盛誉，所以来看病的亲戚也多，但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去找他们，因为朱坚胜既是医院领导又是传染科专家，在行政和学术两方面都会忙得不可开交，朱坚胜这样忙着，林荷琴自然也不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，况且林荷琴医生是血液科搞血液细胞培养的，肯定也会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做，再则，她也会有很多亲戚和朋友来找她帮忙的。我去找她，完全是出于无奈，本来我想去找朱坚胜商量的，因为昨天下午下班前父亲拍片时，他是在外地打电话来让拍片室帮的忙，所以我估计他上午不大可能在医院上班，这样，我就只好来找林荷琴医生帮忙了。我们在另外一幢五楼找到她，她让我们在外面稍等，说仪器里有个东西要过几分钟才能出来。站在走廊上往下看，空地上全都是人和车，有人欢笑有人愁，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虽然十分平常，但与上下左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生的欢笑和死的悲哀都会淋漓尽致地写在家人的脸上。我们在走廊上等了四五分钟，林荷琴从屋里出来。她穿着白大褂，满脸微笑。岳龙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我把父亲的病况简要叙述了一下，林荷琴脸上已无笑意，她说她帮我找朱成楚看看。朱成楚是胸外科专家、副院长，在医院里有一定声望，虽然是上盘人，但我们彼此不认识，所以也没有交往。林荷琴拨通朱成楚电话，朱成楚正在手术，说要等到中午。林荷琴跟我说了，我说那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时间还早，林荷琴还要工作，我对岳龙说我们先去门诊肿

瘤科看看。到了肿瘤科，遇到余文杰，余文杰好像是在杨一家里认识的，我只知道余文杰在台州医院工作，但不知道是在肿瘤科。余文杰看过片说，还可以。我也不知道余文杰说的“还可以”的意思。余文杰问我，人呢？余文杰说话时站起来把藤椅挪到一边，伸了一下腰。我正想出来找父亲，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门口，父亲的眼神告诉我，他已经看见了余文杰桌上的三角牌，那三角牌上赫然写着三个黑体字：肿瘤科。我让余文杰出来，余文杰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。父亲没有进门，已经回到门厅，他说算了，这点小咳嗽不治也会好的，况且家里的事情还很多。我看见了父亲内心的恐惧，因为父亲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慌乱。我说你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让医生好好看看。余文杰也这样说。余文杰在父亲颈项上摸了一遍，笑笑说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余文杰的轻描淡写让父亲释然。我看时间已经快到下班，就让妻子先带父亲回家。父亲走后，余文杰说等下班再带我们去找朱成楚副院长，让他看看能否手术。到了下班时间，余文杰带我们去找朱成楚副院长，朱成楚副院长还在手术室，我们只好在外面等候。徘徊在白色走廊上，焦急难忍。等到12点40分，手术终于结束了，见到朱成楚副院长时，他正在休息室里吃面条，头上还戴着手术帽，身上的手术衣还沾满了病人的鲜血，红得耀眼。我换了鞋，跟在余文杰后面。朱成楚副院长见我们进来，把筷子搁在碗上。看过CT片后，他说手术可以，但问题是纵膈能否扫清心中无底。朱成楚和赵年家的看法大同小异，看来问题已很麻烦。

朱坚胜出差回来了。下午上班我们又去找朱坚胜，看看有无其他办法，朱坚胜对此也无多少主意，商量的最后结果是

先住院,再请上海医生来做手术。看来别无选择。事情初步定下来后,我才稍稍吁了一口气,马上打电话让妻子把父亲带到医院来,妻子和父亲很快到了医院。我说,爸,还是先住下来吧!这点小问题本来也不算什么,可医生还是要你留下来观察几天。父亲站在那里有些疑惑,我说你既然来了,还是住吧!挂几天针就没事了。父亲想了一下,最后还是答应了,但答应得很勉强。

父亲一答应,我就马上给林荷琴打电话,请她帮忙。余文杰知道父亲要住院,也过来帮忙。有了两人帮忙,手续办得就很快,父亲住在十楼,因为暂时没有床位,所以只好加床。朱成楚副院长为主治医生,分管医生是叶江明。

岳龙是上午来的，他没到医院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心里不踏实。我知道他指的是台州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。他说，是否去上海？上海我是想过的，但上海人生地疏，很难找一个好医生，况且要很快住进去就更不容易。站在医院行政楼的矮围墙边，我很快在脑子里把朋友的名单过滤了一遍，只有三四个人可能与上海有关系，我便试着给他们打电话，但结果令我很失望。我顺着围墙踱了几步，这时候，吕新景打电话说：台州医院的院长和书记都是他朋友，可否让他们出面请上海医生来？我说好的。到了中午，吕新景又打来电话，说帮我联系好了，让我下午2点半准时去找叶加洪院长。

下午2点15分，我和岳龙已站在院长室门口，院长室门关着，我们只好站在门口等候。岳龙手里拿着父亲的CT片，我们心情都很沉重，两人谁也不说话，气氛很压抑，好在走廊两头的窗都开着，不时吹进来一些东南风，走廊里的空气并不混浊，窗外有绿树掩映，让人感到一些清凉。到了2点半，院长室的门还是关着，我轻轻敲了一下门，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，开门的正是叶加洪院长。叶院长五十多了，头发有些花